

芭茅溪

□ 王 辉

“桑植有个贺文常，不怕虎豹和豺狼。三把菜刀斩盐局，带领人民打胜仗。”在贺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旧址，这首诗令人印象深刻，它就是革命烈士贺锦斋在1916年春为歌颂21位勇士刀劈盐局义举而抒写的。

为了目睹那砍向黑暗世界的菜刀，为了聆听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英雄故事，为了感悟革命先辈们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艰辛历程，我不止一次前往芭茅溪，走进那座土家四合院，虔诚地瞻仰刀劈盐局旧址。

芭茅溪在桑植县西北部，距县城六十公里。这里溪沟纵横、群峰叠嶂，不仅是澧水源头、民歌之乡，更是一块红色的土地。“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是一条大河，那么芭茅溪就是汇入这条大河的一条重要的支流；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片燎原大火，那么它最初的星星之火，其中有一粒，就是我父亲在芭茅溪点燃的。”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在散文《芭茅溪啊芭茅溪》中这样深情地写道。

芭茅溪风景秀丽，青山绿水，白云缭绕。两山夹缝的溪沟中，清清澧水从盐税局旧址门口涓涓流淌而过。一百多年前，这里是湖北、湖南乃至四川、重庆的老百姓贩卖盐巴、油桐、布匹和粮食必经的茶马古道。因此，当时的官府就在这里设立了盐税局，盘剥过往商户和老百姓的血汗钱。那时候，为了讨生活，小小骡子客贺龙经常往返此地，看到父老乡亲辛苦的血汗钱白白进了他人腰包，大家敢怒不敢言，从此在他心里就埋下了要为天下劳苦大众伸张正义的火种。

这是一座具有土家建筑风格的木质四合院，原来是乡绅向文山私人宅院，始建于清末。院落坐东朝西，由前后两进正屋、左右横屋、天井组成，平面呈“口”字形，以明间大门为中轴线左右对称，全木结构、穿斗式构架，天塔全是青石板铺就，古色古香。

馆内陈列的物件，主要表现了1916年春，贺龙执行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指示，捣毁芭茅溪盐税局，夺取武装，组织讨袁军，参与讨袁护国战争的历史。刀劈芭茅溪盐税局，是贺龙投身民主革命运动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开端，是他进行武装斗争、戎马一生的起点，也是他由一个普通农民转变为民主革命斗士，进而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和我军创始人之一的第一步。

1927年秋冬之交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秋收起义部队时说：“贺龙两把菜刀起家，现在当了军长。眼下我们有两个营的部队，还怕成不了大事吗？”经毛泽东这么一说，贺龙“两把菜刀”的传奇逐渐传遍全国、传遍世界。

我在展柜前仔细观看每一件展品，默默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。特别是在那两把菜刀前，我伫立良久，认真端详着，感悟着。那被岁月浸湿得有些斑驳的刀柄，刀刃依然锋利，只是刀身上已经布满了锈斑，微微幻出一道道厚重的铁红。在那个苦难深重的时代，在为民请命的革命者手里，这可不是用来切割精美食物的厨具，而是用于救国救民砸向黑暗统治的斗争武器！

凝视着那威武霸气的菜刀，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那惊天动地的壮烈场景。那年农历二月十四日那天，壮士们集中到洪家关花桥上，准备去芭茅溪盐局提枪。在桥自弯朱德成伙铺，大家对酒发誓，芭茅溪提枪，为的是兴兵讨袁。谁要是贪生怕死，反水叛变，天诛地灭，红袍子穿心！黄昏时刻，清点人员武器，只有三支火枪，三把马刀，十杆梭镖。因武器不够，他们顺手从朱德成厨房里摸了三把菜刀，贺龙、贺勋臣、韦敬斋各持一把，趁着月色向芭茅溪急速进发……“两把菜刀”的伟大传奇就此诞生了。

后来，当我读了《贺龙传》后，才发现贺龙利用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应该不止这一次，菜刀是三把还是两把，那也只是一个数字了。被人们津津乐道传颂的是那些惊涛骇浪的壮举，反抗压迫追求真理的精神。

早在1916年1月，贺龙与姐夫谷锦廷等十位志同道合的乡亲，赶着骡马来到石门尼沙策动兵变，恰巧大庸县革命党人罗占候起兵讨袁，派吴佩孚等来泥沙夺枪，贺龙就和他们一起商定夺枪计划。因缺乏武器，菜刀就成为首选。夺枪成功后，带领声势浩大的民军攻打慈利县城，但因组织涣散和训练不力，民军最终失败。

另一次是在1917年12月，担任湘西护法军司令的贺龙，在常德被军阀张宗昌吞并队伍并扣押，父亲把他营救出来。他依然决心回家乡拉队伍，途径桃源时恰巧遇到吴佩孚的侄孙子吴玉霖投奔自己，吴玉霖腰间斜插两把铮亮的菜刀，两人一拍即合，一起杀掉赶赴慈利任县长的卫兵，夺得两支汉阳造步枪，随后队伍发展成为100多人的援鄂护法军，队伍中许多都是芭茅溪的汉子。

芭茅溪的山水是有血性的。面对黑暗的统治，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隐忍、沉默，他们跟随贺龙等一批革命先驱，多次拿起武器反抗压迫追求光明。哪怕手无寸铁，情急之下也要操起菜刀、梭镖等武器，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。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，唱着革命歌曲，走得如此坚定，如此从容，那么义无反顾。

现在，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芭茅溪。在红色芭茅溪的大地上，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依然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赞颂，通过红色史料、民间故事、口头文学等不同方式来演绎着、传承着。



我来张家界等你

□ 刘熙钰

已不知几个世纪没了你的消息
我来到了张家界等你

我站在树下等你
怕你错过
每片叶子上写满了我的名字

我徘徊在澧水边等你
怕你错过
每朵浪花里包裹了我的声音

我爬上天门山等你
怕你错过
我变成云和雾

我跑去金鞭溪等你
怕你错过
我变成一朵花香

我在十里画廊
我在大峡谷
我在魅力湘西剧场
我在令人心碎的玻璃走廊
.....

等你
却等不到杳无音信的你

我掬一把落叶
从半空撒下
一颗滚烫滚烫的心
铺满整个湘西



白族打糍粑

□ 钟钰伟（白族）

“腊月二十八，打糍粑又搅腊，还有小小的年猪杀”这句俗语，流传在张家界白族村寨。

打糍粑对白族人民来说赶得上杀年猪般热闹。据说汉族打糍粑的风俗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是老百姓为了纪念楚国大将伍子胥，而从事的一项农事活动。糍粑黏结成团，象征全家和睦团结。一家人围在一起打糍粑的过程，有了家庭团聚的氛围。糍粑口感香甜，暗示人们生活甜蜜幸福，这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。糍粑成大小圆形，代表人们有缘，有喜庆、吉祥的寓意，吃着圆圆的糍粑也象征全家和和气气、团团圆圆、平平安安。

雪白的糯米糍粑上，用五颜六色画上花、鸟、虫、鱼或八仙、神童，甚是好看。糍粑是白族重大节日和嫁娶喜庆必备的礼品。每逢重大日子，白族必打糍粑，比如栽秧要打栽秧糍粑，割谷要打割谷糍粑，盖新房要有抛糍粑，老人过寿也必送寿辰糍粑。常言道：“大寿必送羊（阳寿），送糍粑喜洋洋！”在多情的白族寨子，老人过寿，有多少岁的寿辰就送多少个糍粑。特别是拜年时节，白族人访友，最基本的礼物是送腊肉、粉丝和打糍粑。家庭富裕的，再加上烟酒等礼品。俗话说：“拜年拜年，糍粑上前。糍粑一对，荣华富贵。糍粑一双，稻谷满仓。”白族人拜年要背背篓，还讲究不能空手而归。主人先是盛情款待，客人告别时要给后辈红包，俗称“打发钱”。临走时，主人给客人的背篓里放上大糍粑，作为礼物回赠。

白族大糍粑还承载着爱情，少男少女结成朋友后，常以“粑”传情。有一首歌这样唱道：“八月中秋哥送饼，九月重阳妹送粑；不是朋友苛刻你，本是一礼还一礼。”相亲见面时，姑娘热情的给男友送十二对糍粑，其寓意为双方一年十二个月的相思之情。女方除了讲些客气话，还要唱歌：“二月栽花四月发，九月重阳妹送粑。春得粗糙捏得丑，吃起好像吃岩砂。”男友高兴地接过糍粑，也唱起“夸赞歌”：“晓得你姐手艺精，盖过村寨几多人。粑上印起红花朵，吃在口里甜在心。”定亲时要送两个大大圆圆的定亲糍粑，一个就有脸盆大，吃的时候要分割成方形小块，寓意天圆地方。到了出嫁的时候，娘家要赶做“离娘粑”，也是十二对，每个都有碗口大，制作精美。其意为新郎新娘十二月生活美满幸福。

说到打糍粑，就不得不提到白族的“仗鼓舞”。白族最初的打糍粑的杵，是中间细、两头一般粗的木杵，与道具仗鼓一模一样，直到后来才逐渐改为更加省力好用的“丁”字形木锤。“劳动创造一切”，白族人边打糍粑边起舞，逐渐创造出仗鼓舞。打糍粑需要多人协作，一般都是好几户人家搭伙一起打。锤手打糍粑的时候，其余人就在旁边跳仗鼓舞，好不欢乐。打糍粑不只是劳动，更是一场欢欢喜喜的民俗庆典。

打糍粑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。打糍粑时，先将糯米淘洗干净，浸泡一天使其充分吸收水分，后沥干放入甑子中蒸熟，再将熟透的糯米趁热倒入石臼中。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捶打了，两个人使用木锤交替击打糯米。同时还要注意节奏和力度，以确保糯米能够被充分捣碎，变得黏稠。

糍粑好吃，也易保存。春节做的糍粑，用清水浸泡在陶缸里，只要勤换水，可以吃到端午节，这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老百姓还发明了各种吃法，一般以火烤为主，也可以油炸、锅煎、油茶或甜酒煮、青菜拌。每一种吃法都味美醇香，细腻可口，吃了还想吃。我最喜欢吃烤熟的糍粑，烤熟后还可以包上各种菜，酸菜、咸菜、土豆丝，各种口味各种组合，一点不输外国汉堡。糍粑吃起来方便，有时候出门办事回家饥肠辘辘，来不及做饭，烤个糍粑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有时候进山劳作，中午不方便回家，就带几个糍粑在山里吃。有一次村里人去送亲，路遇暴雨，只能找个地方避雨。大家赶了半天路都饿急了，礼物中有一对结婚糍粑，脸盆大小，于是主家让众人烤一个吃，一个糍粑就饱了十几个人的肚子。

好的民俗需要传承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白族人依然热爱打糍粑，这项传统在我们山寨已经延续了800年。很多人对糍粑的热爱也刻进了骨子里，特别是老一辈的人。我外公已经86岁了，在永定区药房给人看病。他对饭食兴趣不足，却对糍粑情有独钟，经常晚饭就是烤一两个糍粑充饥。他嫌弃市场的糍粑不香，托人专程从乡下买，每一天都离不开这一口。我父母也是经常烤糍粑当饭吃，吃得有滋有味，糍粑香！糍粑甜！小孩子偶尔吃糍粑也是赞不绝口，软糯香甜像吃零食一样，隔一阵子没吃到还会嚷：“爸爸，什么时候打糍粑呀？我都好久没吃了。”

“竹甑清烟庭院腾，臼石围转杵乡情。凉席满地糍粑密，糯米飘香到五更。”又近年关，老家麦地坪打糍粑的锤声飘进了我心田。昨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，周末家里要打糍粑，我说：“这次我亲自上阵，一定要学会打糍粑。”

金海河畔的秋

□ 宋梅花

能感觉到太阳初升的气势浩大。天空的红云，不，红霞，在天际一片一片，一层一层，呈扇面铺洒，氤氲、漫延……远处的天门山朦胧中披上一片霞衣。那便是黎明前的曙光，天门山之所以秀拔俊美，是因为吸尽天地之精华，沐浴天地之恩泽，成为庸城永恒的标志。

曙光属于清晨，金海河畔更多的时候属于水边。水边，一双眼睛，在对我看，那是一匹马，静卧河边。一条船，漂在水面，不是曾经的渡船。一只背篓，装满了菜，立在台阶，它们都在等待主人。只有水边那些石，散落在岸草间，它们是不是从老南门口河对岸的鹅卵石滩移过来的？这样的石头，是鹅卵石了。它们被流水磨走了棱角。或大或小，或圆或方，或长或扁，或多或少地散落着。石头无言，任岁月蹉跎。那些曾在鹅卵石滩上一脚浅一脚赶船的人呢？那些长长吆喝的“船——佬儿……等哈儿哎……”喊声呢？散的散了，远的远了，靠的靠岸了，长长的码头斜坡，渐渐消失出庸城的视线，那些上船下船的人，熙熙攘攘地渐渐走散。那长长的河街，古朴的南门街，那些七拐八弯的小巷，或许，都属于岁月的尘烟，渐渐飘散。也或许，已成为心底某一个角落的一处闲愁，空牵挂。

曾几何时，桥取代了船，公路取代了草滩，岁月便只留下乡愁，伴澧水悠悠，伴野菊鹅黄。金海河畔，似乎成为我寻找乡愁的地方。尤其是秋。

金海河畔的秋，唯有野菊花是最美的。野菊花的开放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唯有那种纯黄，让人感觉这是秋天的最后一抹璀璨的颜色。不比南瓜花，南瓜花从夏开到秋，还结了秋瓜，无意收藏。野菊花盛开，大概是为了让人们记住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吧，它将是漫山遍野、漫山遍野、漫山遍野。

在野菊花的肆虐下，紫色的铁杆儿花儿便有些残缺了，但也是美的，它将在下一个秋天继续呈现它无可替代的美。因为它们都是菊，朴实灿烂。一个在早秋，一个在晚秋。俯身看菊。这便是残菊了吧。

朵，两朵，两三朵，三四朵，四五朵，六七朵，七八朵。秋深了，从初秋开到深秋，是还未开尽吧，所以残存，和其它草木一样裹满露水。那是最美的紫色，简朴静雅。

半山斜阳挂月影，草径残菊漾秋波。待野菊谢过，秋天就走了。在露水与朝阳中盛开的野菊，争先恐后地挤着。是盛开，或许也是告别。用最灿烂的方式，在它的深秋，在晨曦间，铺洒诗意。山间，悬崖，河畔，田埂，屋前，屋后，诗意图丛丛，秋风缕缕……

野菊花是纯黄的，狗尾巴草便是枯黄的。当枯黄遇见纯黄，会成为暮秋的点睛。狗尾巴花儿永远是诗的。由花成草的过程，是狗尾巴花儿的化茧成蝶，它衬托着秋黄和亮丽。失去季节的美是永恒的，季节拥有着永恒的花草，生生不息。这或许，是一种离不开，一种属于季节的从容。

我想向斜阳，想去追夕阳，夕阳却落山了，似乎是一下子滑落的。在靠近山的那一刻，渐渐隐没，留下或红或淡的云，在天空落寞。我想搜寻水鸭，水鸭游远了，划着人字形的水纹。来不及看清，它们已收起惊飞的翅膀，两三只，四五只在聚拢。天黑了，它们要游向何处？何处是它们的家？天空变得深蓝，远山显得静谧。水面映起华灯，这样的夜幕，会不会给鱼儿一个好梦？

问斜阳，为何悄然？欲语还休？望天门，何以峻拔？秀颀如斯？或许，有斜阳满天的眷恋，才会有朝霞升起的期待。山，那么远，竟在水里。水那么长，蜿蜒如镜。这样安静的河面，小野鸭又惊觉了。它们在远处嬉水，然后又惊飞。走下临时台阶，我感受到的是远离马路的喧嚣，和两旁幽长的秋草廊，还有澧水河畔迎面而来的洁净空气，以及偶尔从身旁跑过的人和狗。我是否不停地惊动了几只小野鸭的嬉水和觅食？还是否惊动了河心蹦跳的鱼？它们飞远了，它们蹦进水里了，又留下无数涟漪，在水面调皮地一圈一圈漾散。斜阳远去，暮云散尽，留一片惆然给沉思的我。

啊，这水墨画样金海河畔的秋……